

小说连载南山

◎高亚平

今年南山市的天气有些反常，整个春天，全市只零零星星地落过两场小雨。那雨小的落到人的身上，几乎没有感觉。有市民开玩笑说，什么春雨，简直是知了尿。但到了夏天，雨水却多的有些邪乎，三天两头地落雨，而且一下还是大暴雨。白花花的雨点，打在人的脸上，还隐隐的有些疼痛。就又有市民说，老天爷是发神经病呢。不管老天爷是不是发神经病，反正一落雨，天气是凉爽了许多。往年炎炎夏日，热得人袒胸露背的情形，今年很少见多了。

7月27日清晨，南山市又下了一场暴雨，暴雨一下一个多小时，大街小巷，积水成渠。有的老街巷，由于排水不畅，还出现了雨水过膝的局面。大约八点半左右，雨停了，雨水很快退去，交通又恢复了畅通，街衢上又热闹了起来。市民们也笑着说，走出家门，该干嘛干嘛去。但卧龙巷的居民，就没有这么幸运了，尽管大雨已停了半个多小时，街道上的积水依然没有退去，居民们依然被困在家里。大家有些奇怪，莫非排水管道出了问题，被什么东西给堵住了？大伙儿在心里嘀咕着，就有热心人，脱掉鞋子，赤了脚，挽了裤腿，下到水里，寻找下水井盖。究竟是卧龙巷的老居民，常在这条巷子出入，对巷子里的情况熟悉，也就一根烟的功夫，下水井盖就被他们找到了。几个街坊撬的撬，扛的扛，七手八脚的，把井盖给打开了。井盖虽然打开了，但水流还是不畅，很显眼，有物件堵住了下水管道。有人下手一摸，“啊——”地一声，惊叫起来，脸色都吓成了大白纸。旁边的人忙问怎么了，这张结婚巴已地说：“人，人……，井里好像有个死人！”众街坊一听，吓了一跳，连忙掏出手机，给卧龙巷派出所打电话报警。十分钟后，民警开着警车，拉着警笛，闪着警灯，赶到了卧龙巷。一看警察来了，众人很自然地说让开一条道，并向警察述说了情况。两个警察，挽了袖子，将手伸进井中，下手一拉，果然湿淋淋地拉上来了一个女人，下水管道刺破那间也畅通起来，水迅速流向井口，形成了一个好看的小漩涡。也就十多分钟的光景，卧龙巷的积水被排尽了。

被民警拉上来的女人，已经死了。出警民警一看辖区内发生了命案，一点也不敢怠慢，赶快打电话给派出所所长，所长一边把案情上报分局，一边迅速赶到案发现场。杜平那天也来了，辖区区内发生了命案，作为分局的一把手，他义不容辞，应该到现场。杜平听取了案情初步汇报，指示分局刑侦大队和卧龙巷派出所联手破案。但案子却并不那么好破，专案组民警忙活了一个多月，又是走访，又是摸排，却没有一丝头绪。法医鉴定，也仅仅能认定死者是在三十一二岁左右，身高一米六五，圆脸，唇上涂有口红，系被人强奸后掐死，移尸下水井中。至于死者是什么地方人，因何被害，凶手是谁，却无人能说的清楚。专案民警花钱在南山市的各大媒体上打了寻尸启事，也毫无作用。卧龙巷的居民也说不认识被害女人，警方一下子没有了目标，连一个可怀疑的人都没有。杜平想，如果是居住在卧龙巷的人作案，那案子做得也太他妈的漂亮了。因为，案发时节正是夏天，巷内乘凉的人多，人们休息时，一般已经很晚了，多在后半夜一两点中。早上又有扫街道的清洁工和晨练者，一句话，案犯作案的时间跨度不会太大，也就三个小时的样子。依他多年的办案经验，外来人员作案的可能性又不大，原因嘛？很简单，如果不是对卧龙巷情况特别熟悉的人，谁又能知道这里的下水井盖可以打开呢？但如果真如他猜想的那样，犯罪嫌疑人至今却没有露出丝毫的蛛丝马迹，案犯的定位也太好了。这也正是让杜平疑惑的地方。

杜平觉得自己这一段时日，简直走的是背字运。常言说，人背不能怪社会。但不怪这个纷乱的社会，又怪谁呢？难道要怪他吗？

(未完待续)

1956年,我和无数青年来到洁白美丽的甘孜城,开始了我的师范学校学习生涯,成为我命运转折中的重要里程碑。

润物细无声

◎金学文

班主任

离开山寨老家,来到甘孜师范学校读书,心中的高兴劲儿就不用说了。我们第一天从康定出发,第一次坐长途客车,异常兴奋,我坐在车窗外东张西望,总想沿途风景看个够。不曾想上了折多山,汽车七拐八弯就把人甩晕了,我开始“哇、哇”地吐了起来,把车窗外弄得都很脏。中午在乾宁没敢吃午饭,晚上晕晕乎乎地在道孚住下了。第二天早上我服下一片同伴为我买的晕车药,迷迷糊糊睡了一觉,中午到炉霍县吃中午饭,我怕吐不敢吃,这时同车的一位叔叔对我说,有时候吃饱了还不晕车,你试试看。我大着胆子吃饱了肚子,果然下午就好多了。汽车像一条老牛,呼哧呼哧爬上了罗锅梁子,那位叔叔说我们到了甘孜县地界了。这里草原辽阔,山脊像一个个硕大的鱼背,向远方的天边延伸开去。一群群牦牛和绵羊在草地上觅食,时时奔跑和嬉戏着,我是第一次看见这么多牛羊,晕车的感觉一扫而光,饶有兴致地欣赏着这里的一切。过了罗锅梁子一路下坡,宽阔的甘孜坝子就展现在眼前,甘孜县城终于到了。

甘孜县城分布在一条小河边上,清清的河水叮叮咚咚唱着小曲漫不经心地向雅鲁江流去,许多鱼儿在那清澈见底的水中游来游去,煞是好看。川藏公路穿城而过,和县城街道交叉的十字路口是甘孜最繁华的地方,汽车站、百货商店、小吃店、理发店等店铺都从这里延伸开去,商贸云集,一片繁华景象。我们随着接站的同志来到甘孜师范学校。

甘孜师范学校建在一片较高的台地上,地势开阔平坦,放眼望去,远处的雪山闪着银辉,令人心旷神怡。甘孜州农村实行了民主改革,广大农牧民子女纷纷要求上学,各地小学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,正需求大量小学教师去承担教学工作。因此,州里决定建立甘孜师范学校,1955年开始招收第一批学员,苦于无校舍第一批学员只好在康定中学寄读,次年秋天和我们一道迁到甘孜就读。当时除了我们两个年级外,还招收了几个速师班学生,这部分学生全是具有一定藏文基础的青年,他们经过一年的师范培训后就要奔赴各地任教,以解决藏文师职缺乏的问题。学校正在建设中,除了教室外其它设施都还没有建好,到处都是乱糟糟的。几百师生一下涌入新学校,各方面的困难都不少,学校只好边抓紧建设,边开始行课。我们暂时住进了简易宿舍,开始了紧张的学习生活。

我们五九级分成了五个班,我被分在一班,这是一个藏族班。我们班主任是个高挑个儿的青年小伙子,人清瘦,穿着一套浅色中山装,干净利落,显得精明而又沉稳。他点了名并编排了座位,在黑板上书写了秀丽的“杨树森”三个字,不紧不慢地说:“我叫杨树森,从现在开始,我就是你们的班主任。”一阵热烈地掌声响起来,表示了对他的尊敬和欢迎。待掌声平静下来,他接着说:“我们要在一起学习生活,希望我能成为你们的好朋友,今后有什么事都可以来找我,我们共同解决前进中遇到的各种困难。”简短几句话,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,使我们有了一种亲切感,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印象。

杨老师在黑板上写下“甘孜”两个字,接着说,甘孜是藏语,是洁白美丽的意思。甘孜县城虽小,却是甘孜州北部的商贸中心和商品集散地,在川藏北线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。

台下静悄悄的,没有一个人说话,学生们都望着慢声细语说话的班主任,都在揣测杨老师会是什么性格呢?杨老师继续说,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和红二、六军团在甘孜胜利会师,并成立了甘孜县博巴政府,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,是一块红色福地,我们在这里求学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,大家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。

杨老师接着讲了学校的建设情况和发展前景,强调了学校纪律和对我们的具体要求。会后杨老师还和大家很随便地聊了起来,使我们在他面前没有了拘束感。

酥油茶

甘孜师范是甘孜州解放后兴办的第一所师范学校,学生吃住国家全包,困难学生还可以每月申请5——10元的助学金,大家觉得真是掉进蜜糖罐里了。我没有申请助学金,我二姐夫和亲戚给的钱加起来每月也有5.6元,足够我用了。

学校的伙食就更不用说了,根据不同的民族开设了回灶、藏灶和汉灶。我们是藏族班,全在藏灶用餐。我们藏灶每周的一、三、五中午吃肉,而每顿吃的又不一样,猪肉、牛肉和鱼肉轮着吃。到了吃鱼肉的那一顿,速师班的许多同学都不吃鱼肉,他们就把鱼肉送给我们吃,可把我们乐坏了,从此我们逐步养成了吃鱼肉的习惯。

那个年代正是长身体的时候,加之课余时间还要参加基建劳动、体育活动和种地,体力消耗比较大,总觉得吃肥肉才过瘾。我们就和女同学“做生意”,我们用瘦肉换女同

学的肥肉吃,各得其所,两全其美。有一天吃午饭的时候,一只鸟儿趁我不注意从空中俯冲下来,把我碗中的一片肥肉叨走了,我气恼了好一阵子。

不过也有舒心的时候,董哥家里经常寄来腊肉和香肠,我们就在学校大厨房背后的灶门前用一口小锅煮好,就在那里打牙祭,度过一个愉快的星期天。

更有趣的是每周的二、四、六中午喝酥油茶,那时甘孜酥油茶很便宜,每斤2.7元,我们几个同学大家出钱买一、两斤酥油掺糌粑吃,甭提有多香啦,简直是神仙过的日子。但是好景不长,很快我们囊中羞涩,都拿不出钱来了。怎么办呢?大家觉得无计可施。后来发现那时没有打酥油茶的机器,每到喝酥油茶的那天,学校请的工人从早饭后就开始打茶,直到中午才能把两大木桶酥油茶打好。到中午舀茶时,虽然打茶师傅把酥油茶和匀了,木桶面上仍有几寸厚的酥油浮在面上。这下我们找到了弥补囊中羞涩的办法。

我们几个同学中,董哥个头最高,他的座位被老师安排在最后一排。每到中午喝酥油茶的时间,只要值日生一喊“起立!”他就猫着腰退出教室,跑到酥油茶桶边抓过一把汤瓢,开始舀面上的酥油茶,我们就把几个茶盅递给他,几盅浓酥油茶足够我们掺糌粑吃了。我们班上的男生就在饭厅坐成一个圆形,慢慢地掺糌粑,喝酥油茶,大家好不快活。有一天中午,我们正在喝茶,一位个子不高的体育老师来到我们那里,和我们一道喝茶聊天。这位老师当篮球裁判特别棒,学校开运动会,甚至甘孜县开运动会都是请他来当裁判,很少有误判,和我们挺谈得来,我们都很尊敬他。他嘱咐我们早点休息,抓紧时间去午睡。我们满口答应,但喝到高兴时,却忘了老师的嘱咐,快上课上课时了还没有散去。这时,值周老师来了,见我们喝得得意忘形,就严厉地批评了我们,并问谁是班长,我牵拉着脑袋举起了手。

“你怎么带的头,你要认真检讨!”他声色俱厉地说。

我伸了伸舌头,连连点头称是。

下午是周末班会,按惯例班主任杨老师要来主持会议。同学们交头接耳,议论纷纷,准备迎接一场暴风雨的到来。杨老师步履轻盈地来到教室,并没有板着脸孔,我们的心稍微放松下来,也许值周老师并没有告我们的状。杨老师总结了我们班一周来的情况,强调了今后的注意事项,并没有提及中午没有午睡的事情,我心想今天可能没事了。

会后杨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,询问了中午的事情,我如实汇报了情况,主动承认了错误,并保证以后再也不犯这样的错误了。

杨老师说,知错就改,这样很好。我相信你们!喝茶聊天并没有错,但不能影响大家的午睡,今后下午一点钟以前必须结束喝茶,抓紧午睡,保证下午有充沛的精力去学习。

我如释重负般的离开了老师办公室。杨老师对学生一视同仁,不因成绩好而宠爱你,也不因成绩差而歧视你;他尊重每一个学生的人格,不会因犯错在大厅广众之中呵斥你,更不会因此而体罚你;他把每个学生当朋友,有了问题相互交换意见,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,做到以理服人。杨老师的高尚人格和细腻的工作作风教育了我们,使我们受益匪浅,甚至影响了我们的一生。

师训

随着时间的推移,学校的各种课外活动也相继开展了起来,杨老师组织并鼓励我们积极参加有益的各种活动。董哥参加了学校的篮球队,代表学校打了不少场比赛,并获得了较好名次。杨哥个头不高,但长得非常结实,参加了学校的体操队,经常在单杠上显身手。我身体比较单薄,参加了文学组,我们阅读了不少著作,如鲁迅、矛盾、老舍、巴金、普希金、高尔基等作家的著作,我们还组织一些讨论,交换阅读心得。有的同学还写出了一些微型小说和小诗,我却什么也没有写出来,因为我的经历太简单,生活积累太少。但通过参加这一活动,培养了我的读书习惯和对文学的热爱,这一习惯让我终生受益,也让我吃尽了苦头。

学校要组织演讲比赛,杨老师鼓励我们积极参与,我大着胆子写了一篇演讲稿,送给杨老师审改。杨老师看后对我说话写得不错,再作进一步修改,主题要鲜明,层次要清楚,文章要短小精干。演讲时声音要洪亮,口齿要清楚。按照杨老师的要求我修改了演讲稿。

演讲比赛那天,郑富基校长也来参加演讲会。据说郑校长过去做过地下工作,资格挺老的,但他不修边幅,散乱着头发,穿着随便,他的形象怎么也和机智勇敢的地下工作者联系不起来,可他在师生中有很高的威信,大家都非常敬重他。他的到来无形中增加了我们的紧张感,我尽量使自己平静下来,抑扬顿挫地作了《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》的演讲,全场悄无声息,演讲取得了预期的效果。我的自信心得到鼓励,腼腆的性格开始有所改变,敢在众人面前说话了。

随着天气转暖,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的热潮席卷全国,康巴高原也热闹起来了。我们按照学生会的要求,四处去捡废铁,支援甘孜县炼铁;每个班约有两分地,为了提高产量,我们深翻土地,加施肥料,争取种出甘孜县最大的萝卜和莲花白。当年,我们的菜地获得了丰收,但比起甘孜农民的菜地还是差了许多。

正是我顺风顺水的时候,我向共青团组织提交了入团申请书,要求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。没过多久,因为我家庭出身不好,学校团组织没有批准我加入共青团组织。这当头棒把我打晕了,我百思不得其解,出身不好是我的错吗?我能选择出身吗?我想我多舛的命运就此开始了,情绪开始有些低落。其实我并不知道内情,1957年暑假,我们学校的老师全部到康定参加了反右学习,有几位老师说说有右派言论而受到了严厉批判,学校的政治风气开始发生变化,老师们都谨言慎行,出身不好的学生会干部受到质疑。后来还有人提出要撤换我的班长职务,我的情绪更加低落。

杨老师找我谈心,他说出身不由己,道路可选择,你既然选择了革命的道路,就要坚定信念,不管风吹浪打,都要沿着你选择的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。我反复琢磨着杨老师的谆谆教诲,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,决心夹起尾巴做人,认认真真学习,踏踏实实做事,用实际行动证明我是一个革命者。

1958年秋,甘孜州在全州农区开展“四反”(反叛乱、反违法、反特权、反剥削)运动,甘孜师范抽出一大批学生去参加“四反”运动,杨老师极力推荐我去参加这一运动。我们走后,留下的学生合班上课,他们组织了宣传队,创作了不少新歌曲,编排了各种节目,到各县宣传演出,配合“四反”运动的开展。

10月底,我高高兴兴地到了炉霍县觉日寺,寺庙工作队把我分到“觉姆”(尼姑)大队工作。工作组的同志动员我在他们那里搭伙,我觉得这样也好,方便工作。哪知他们中午和晚餐全是吃手抓羊肉,第一天我还觉得不错,第二天就觉得全身无力,再也无法咽下羊肉。我知道我是吃粮型的肚子,全吃肉无法适应,我只好到大队部吃汉灶伙食。说起觉姆的工作特别难做,在一个学习组里,领头的发言怎么说,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几句话。后来,几个大队发动起来了,觉姆的工作才有了起色。但一个月后,把我调到该县充古乡阿都村工作,我们白天深入村寨调查研究,发动群众,夜晚轮流站岗放哨,防止土匪袭击。对河岸甘孜县的贸易小组就被土匪袭击烧毁了。次年3月,“四反”运动结束,我们回到了学校。

甘孜州决定在牧区县开展民主改革,我们学校参加“四反”运动的学生中选调八名学生去参加石渠县的民主改革,我是其中之一。我们又马上到在甘孜集训的民改团报到,参加有关方针政策的学习。从此,我结束了学习生活,开始走向“社会大学”,去阅读那部始终读不完的“社会大百科全书”,认真领会人生真谛。

学习要结束时,我来到甘孜县烈士陵园,那里一排排挺拔的白杨还没有冒出嫩绿的叶子,高高的纪念碑昭示着烈士的功绩。我找到了我姑妈家和我们一起捉过野鸡的小叔子的墓碑,墓碑上刻着“党的好儿子”几个字,我的眼睛开始湿润了。他是在我们走后抽调到甘孜县东谷乡参加“四反”运动,他们几位在下乡工作经过一片树林时遇到土匪伏击英勇牺牲的,全校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,并追认为革命烈士。我含着泪在他墓前肃立默哀,以寄托我的哀思。他和我们捉野鸡时的情景在我脑海中浮现,我仿佛又清晰地看见了他鲜活的面容。我们学校在“四反”运动中一共牺牲了三名学生,他们把青春和热血洒在了康巴高原,长眠在洁白美丽的甘孜县城。在革命洪流中,有人奋进,灵魂升华;有人退缩,生命沉沦。在大浪淘沙的历史大变革时期,每个人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,我应该如何选择我生命的航向呢?我感觉陵园中无数双眼睛注视着我,他们的精神鼓舞着我,我决心毅然走向石渠大草原,去接受血与火的考验,才能对得起长眠在这里的先烈们。

要离开学校了,心中恋恋不舍,舍不得离开和我朝夕相处的同学们,舍不得离开孜孜不倦教导我们的老教师们,今后我们将各奔一方,也许能够再相见,也许一辈子无法再相见,心中充满了一种苍凉的感觉。临别我去见了杨老师,他告诫我前进的道路上不仅阳光明媚,也会荆棘丛生,希望我能经受住各种考验,成为真正的革命者。

谆谆师训,至今犹在耳旁。

(作者系州政协原副主席)

冬天的记忆

◎荆林钢

康定气温陡降,冬天已在眼前,围着电暖桌窝在柔软的沙发里品着香茶、玩着手机、看着电视思绪却回到了儿时漫漫的冬季。

康定地处雪域,海拔较高,冬季长而且冷,每年十月至下年四月都需要取暖设施帮助抵御凛冽的寒冬。八十年代之前,可能是那时的房屋密闭性更差,人口比现在少很多,感觉冬天比现在更冷,而那时康定的电力供应非常紧张,取暖的主要能源是木炭,主要设施是火盆。

计划经济时代,商业局在冬季都会定时定量供应木炭,记得好像是每个户口本每月二十五斤,这点量在寒冷的康定是很少的,特别是家里有老人、病人和小孩的更本不够用,于是想尽办法去雅拉、塔公甚至更远的雅江、道孚等地购买木炭,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去石灰窑购买“数槽(未完全燃尽的木柴)”,或直用木柴,那时家庭做饭的主要燃料也是木柴,灶膛里的“数槽”、热灰也是不错的取暖材料。

每家必备的四大取暖设备,一个火盆、一把小铁铲、一把火钳、一把铁勺。

白天,大人们要完成各人的工作,孩子们要上学基本没有时间聚在一起,晚饭后,是一家人较空闲的时间,大人用小铁铲扒开火盆里厚厚的热炭灰,将头一天埋在灰里还未熄灭的木炭亮出来,然后添上一些生炭,火盆里的炭火慢慢燃烧起来,红彤彤的映红了房间,一家人围着火盆坐在小木凳上,老爸抽着烟卷、老妈补着衣裤或忙着用铁勺添炭、再用火钳“捧火”,孩子们则叽叽喳喳述说着一天的见闻,在火盆边置一木制的大脚盆,一家人用火盆上煨着的热水泡脚,盆里夫足挨着妻足、妻足压着夫足,大脚揉着小脚,小脚依着大脚,一张抹脚布在大手和小手间传递着关爱,一堆红炭让人享受着天伦之乐,家家户户欢声笑语,一幅温馨的图画。

烧火盆也是一道技术活,首先是“捧火”,用火钳将较大的炭垒成架子,再把细碎的炭放在周围形成中空的炭堆,这样既能保证充分燃烧又能减少炭烟的排放,还能最大可能的节约木炭,谁能把火“捧”好,都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技能。其次是“瓮火”,就是临睡前,用小铁铲将火盆内的热炭扒开,将燃烧的木炭放在灰坑里堆码整齐,用热灰将其覆盖,为了灰堆的严密及美观再用铁铲背将灰堆压紧、扶光,这样能保证第二天盆内的木炭既未熄灭又未燃尽。

除火盆外,还有一种白铁皮制作的炭炉子,那时康定有个作坊叫“白铁社”,就是用铁皮制作水桶、蒸笼、酒提、抽油枪等器具,炭炉子也是其主要产品之一,每天老工匠们抽着旱烟,戴着花镜在操作台上叮叮当当的敲打着铁皮,整条街都能听见,制作出来的铁皮炉也非常抢手,几乎每家都有。

但炭炉比火盆更费炭,一般家庭不常使用,更多的是用于办公室取暖,每天上班前各办公室门口人们都在炉内放上炭用旧报纸引火,整个办公区青烟缭绕,大家借这个时间交流着情感,互通着情况,笑声、问候声此起彼伏充满生机。

学校教室也是用火盆取暖,但手巧的学生用罐头铁筒,仿造的小铁皮炉也是惟妙惟肖,提在自己手里,用各处捡来的废炭取暖,为了配套还用粗粗的铁丝制作出的火钳也堪称工艺品,很多家庭也都使用这种火钳。这样的小炉子从安全上来讲有很多隐患,老师和家长并不支持。

上了年纪的老人会随身携带一种取暖设备——“烘笼(儿)”,是用竹子编成的小提篮,里面放置一个瓦钵,在瓦钵里放些燃烧着的细碎炭渣,能够为老人们提供些许热量,渡过寒冷的日子,看到小手冻得通红孩子,老人们将小手拉过来放到烘笼上,顿时一股温暖涌入全身。

火盆除取暖还有很多其它作用,埋在火盆的热灰中烧出来的洋芋、红苕、苞谷,在炭火上烤出的锅盔、牛肉都分外香甜可口,一家人边取暖边吃着这些美食真是妙不可言,再喝上一碗在火盆边煨热的青茶,那滋味就更不摆了。

冬天气温低,洗冻完的衣物不容易干,特别是婴儿尿布换洗比较勤,于是在火盆上倒扣一个大竹笼,用于烘干衣物,尿布等非常方便,围着火盆闻着尿布上散发出来的气味,气氛依然热烈。

八十年代以后,随着社会的发展,康定电力事业不断进步,供电数量及质量日新月异,加之天然林禁采,木炭来源日趋减少直至断绝,取暖方式也随着条件的改变日趋多样,电热毯、电炉、空调、小太阳、取暖器、电暖桌、燃气炉、地热等进入了千家万户、千楼万幢,康定还正在发展温泉水暖,人们不再依赖木炭、火盆,电成为取暖的主要能源,冬天也显得不那么寒冷了,生活方式也更丰富多彩。

火盆、木炭陪伴我们渡过了童年,送走了岁月,留下了难忘。